

边看边聊

好友阿敏随电视台记者一起到大丰农场采访,是对方邀请的。阿敏在上海长大,没下过农村,她提出希望能看看养猪场,看看可爱的小猪猪。

可是养猪场场长不是婉拒,而是一口回绝:不能看,如果传染得病,几千头猪都保不住!

电视台的记者力争:你们请我们来采访,光听介绍,不看实物,我们怎么能采访好?再说,我们这些又不是病人,连感冒的都没有。

大丰农场方面紧急磋商:要么让作家、记者们彻底洗浴、彻底消毒,然后穿上专门的工作服进入养猪场?

技术人员提出:这个风险冒得太大了,在这里,防疫不是第一吗?

阿敏从大丰回来后告诉我:到了大丰农场,连根猪毛都没看见。我想:如今,活猪拉往上海市场,它们想看什么人就可以看什么人。我还想:那些有病的狗啊猫啊,都大大方方走进我们人群,我们从来都不隔离它们。

“叮咚车”,是我对香港有轨电车的谑称。

香港的交通发达,出行地铁、巴士、小巴、的士,应有尽有,每人可以根据路途的长短、出行的急缓,自由选择、自由组合。一切以方便、节约为原则。

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去香港,曾经诧异:这么现代化的香港,怎么还会有在上海已经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的有轨电车呢?

上海最后一辆有轨电车淘汰是在1975年年底。那时,我在报社当记者。当年几乎上海的报纸都以大篇幅报道了这则最后一辆有轨电车淘汰的消息,而且将此视作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条被最后淘汰的是称为“3路”的有轨电车,从虹口公园到五角场。“3路”有轨电车的轨道被拆除之日,便是

今宵灯谜

胡文明
定是桃园三兄弟
(四字商业用语)
昨日谜面:宣布起义
(相声名段)
谜底:《反正话》(注:反正,别解为“投诚”)



外出旅游时,我喜欢带着我的两件宝贝: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像机,以便把旅途引人入胜的各种美景记录下来。

以前每次旅游归来,我只是照例把数码相机内的照片送到照相馆扩印,把数码摄像机摄录下来的影像在电视机上欣赏几次后也就完事。去年夏天,我到老同学家拜访,看到他朋友送给他的欧洲之旅的一盘光碟,那优美的配音,精致的画面,切合主题的字幕使我爱不释手。

自那以后,我也开始学习影视作品的“后期制作”。对相机内的照片用影像处理软件(Photoshop)进行图像裁剪、对比度和色差的修正,还注明了地点和日期。处理好的照片也不去照相馆扩印了,把满意的照片复制至U盘,再在U盘上拷贝上自己喜爱的音乐,直接将U盘插入电视机上的USB插口,利用大多数高清液晶电视机能有的照片(或幻灯片)播放功能就可在电视机上播放了。图像一下子从

如何解释呢?一句话:猪翻身了!身价高了。

全国人大代表陈瑞爱说:肉价高,是因为现在富人才能养猪,穷人养不起了;以前养猪的,现在只能变成吃肉的。

猪的翻身史大概是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开始谱写的:彭州市龙门山镇养的一头大肥猪,被埋在废墟里36天,挖出来的时候它非但活

猪的身价高了

童孟侯

着,还活蹦乱跳。网民给它起了个名字:“猪坚强”!大家集体呼吁:“猪坚强”不能变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于是,建川博物馆真的花了几千块钱把“猪坚强”买了下来,让它好吃好喝一辈子。

我估计,“猪坚强”健在;我估计,它辞世后一定会放到福尔马林之中永世保存。

“猪坚强”有了这样的待遇,还是一句话,猪翻身了!有身价了。以前的猪,只有一个地方是让人满意的:一生只洗一次热水澡,那是它在

港电车公司为了让市民共同庆贺,从早6时至深夜24时,全天各线全部免费让

张德宝

1975年12月1日。在我的潜意识中,就此与有轨电车“永别”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在繁华的香港,我又看到了有轨电车,而且喜爱上了有轨电车。我看到过写上海历史的记载中这样说,1908年3月5日,从静安寺到外滩洋桥上海总会(今广东路外滩)行驶了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全程6.04公里。这标志着上海近代公共交通的诞生。

比较一下,香港的有轨电车历史要比上海稍长些。2004年的7月30日,是香港有轨电车百岁诞辰。百年前的1904年7月30日,首辆有轨电车问世。从此,历经百年沧桑,有轨电车兴盛不衰,从最初的一条线,发展到了现在的6条线;从最初的单层车厢,发展到了双层有轨电车;从最初的仅有26辆单层电车,发展到了现在的160多辆双层电车。有轨电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发展的历史。百年庆典,港人同贺。是年的7月31日,香

照片的6英寸放大到电视机的46英寸,电视机屏幕把一张张色彩逼真的高清晰照片自动翻片展现,看着这一幕幕亲临的场景,听着那动听的伴奏乐曲,真令人赏心悦目。

对于摄像机内所拍摄的影像资料,我更是集剪辑、字幕、配音、录音、导演角色于一身。把每次旅游所拍摄的视频输入到计算机,第一步利用

“后期制作”的快乐

毛信军

“会声会影”软件进行剪辑,把重复的、抖动的、图像不清的视频删掉。有时需补充一些资料,如今年夏天去晋、陕旅游时,大同市的云冈石窟第五窟17米高的释迦牟尼雕像是不准摄影摄像的,我只得从网上搜索到一些图像资料补充进去。“后期制作”的视频资料量每次控制在半小时至1小时左右。第二步开始配字幕。我喜欢把所到景点的历史渊源、风景特色等用字幕表达出来,让自己留下深刻

挨刀之前。

英国人科林花了250英镑买了一只宠物猪送给妻子,他说:这种微型猪长到50斤就不再长了。那宠物猪确实小巧玲珑,四只蹄子可以同时放进一只茶杯里。妻子抱着它玩,带着它散步,抱着它上床睡觉……

可是,养了一年有半,这微型猪就变成了庞然大物,身高达到1米,体重有318斤。散步,散不动了;上楼,爬不动了,和科林的妻子一起睡,让她挤到床的边缘了……怎么办?把它杀了吃猪肉?把它送到动物园?不,科林夫妇认为它再大再胖也是个宠物,也是他们家庭一员!

一只冒充宠物猪的一般猪,为什么还能得到宠物猪的待遇?还是一句话:猪翻身了,有地位了,不能等闲视之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特里小镇,已经举行学猪叫锦标赛了,人们模仿猪不同阶段的叫声,出生时,吃食时,宰杀时。谁模仿得像,就能夺到冠军……要是唐僧还健在的话,他肯定猜不到二徒弟会翻身,有如此的身价。

步工具。

“叮咚车”也是到香港旅游者喜爱的交通工具。我常常看到一些游客拎着大包小包挤上“叮咚车”,有的登上顶层,不管冬夏,放下车窗,拿出相机,尽情地拍摄沿途的风景;有的探头窗外,近眺远视,将道路两边的风物景致尽收眼底。这就难怪,“叮咚车”几乎总是那样拥挤,最多时,每天的乘客多达40多万,一般情况下,一天也要有二三十万乘客。

乘坐“叮咚车”,谈不上舒坦,但是方便。“叮咚车”的车站间距特别短,每隔250米就有一个车站。在港岛的英皇道、轩尼诗道、庄士敦道,都有“叮咚车”。它连接着从中环、金钟、湾仔到铜锣湾、跑马地的各处繁华中心地段,出行观光与购物选址都十分便利。我想,这也许是游客为什么也喜欢乘坐“叮咚车”的原因吧?

印象,让未去过的旁人观后也一目了然。例如,我拍摄到黄河壶口瀑布的壮观景象时,配上了大诗人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著名诗句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著名歌词。

这次登上以上海为母港的“海洋航行者号”邮轮旅游时,船长在欢迎鸡尾酒会上说:“我们的船排水量为14万吨,比泰坦尼克号大3.5倍,幸运的是亚洲没有冰山。”我将这句幽默话也作为字幕打了上去。接下去是配音,要选择与景点相匹配的音乐。邮轮旅游我配上CD《城市浪漫曲》轻松、优雅的旋律。通过这几步,一张旅游光碟初稿形成了。最后,用“会声会影”的视频滤镜进行一些亮度和对比度的校正,对音量大小进行适度调整,再配上片头和片尾,制作成一张自娱自乐的DVD光碟。

每次制作好旅游光碟样片,老伴是第一位忠实观众。她说:“看了这光碟,比当时亲临其境还要让人快乐”。听到这句话,我是心里美滋滋的。

今年夏天,我和爱人去贵阳市堰塘街省歌舞团宿舍,拜访了贵州著名作曲家郑寒风先生,郑老今年87岁,他是《苗岭飞歌》的作曲者。

郑寒风在1926年8月生于湖南宁远,自号“九嶷山人”。他1949年毕业于贵阳师院(今贵州师大)外语系,即参加二野五兵团文工团。1950年经费孝通先生推介,到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952年分配到贵州省歌舞团创作室搞音乐创作,先后任副主任、团长助理。1956年,他与著名军旅诗人、原二野文工团副团长钟华同志合作,创作了歌曲《贵州好》,一举成名。同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贵州好——贵州人民的颂歌》为题,向国外予以报道。孰料不到一年,1957年“反右”,这首歌却受到了批判,钟、郑两位词曲作者被划为“右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经故人王鲁夫介绍,便认识了刘一闻。

当时,他在沪上一家螺钉厂当司炉工,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锻炼了他强健的体魄,锤打了他顽强的意志。8小时之外,他握刀刻石,泼墨挥毫,让苦涩的生活赋予艺术的亮色。

一闻幼承家学,功底弥实,其舅公王献唐先生是位著名的学者和收藏家。他从小耳濡目染,对古典文学艺术情有独钟;加之他天性聪颖,一旦迷上了那刻刀、线条、碑帖,便心驰神往,如痴如醉。

就这样,他不停顿地奏刀治印,挥毫临帖,同时广访名师、广交名士;先后向苏白、王遽常、方介堪、谢稚柳、方去疾、商承祚诸前辈求教,开拓了视野,拓宽了心胸。读书、交友、思索、反复实践……他12岁至今,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艺术个性和独特的艺术语言。一闻的成功,实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决非偶然。

一闻书、画、印三位一体,皆有自家眉目。他的楷



记作曲家郑寒风

储佩成

派”,此后两人的遭遇不言而喻。直到1979年才平反,恢复名誉,钟华老师被安排在省群艺馆编刊物,郑寒风老师回歌舞团干老本行,没有职务。我也就是这个时候作为“业余作者”有幸结识这两位师长的。自此,一直得到他们悉心的指导,并成为郑先生歌曲创作的主要词作者之一。

复出后的郑先生被选为贵州省第五届政协委员。他不仅创作歌曲,还非常重视贵州音乐人才的培养,先后被中国音协聘请为中国函授音乐学院贵州分院院长,被贵州民族学院(今贵州民族大学)聘为艺术专科副主任、教授。1986年,时任贵州省委书

记作曲家郑寒风

郑老晚年失妻,两个儿子都是教授,父子不住在一起。他的生活由保姆照应,近年体质虚弱,视力下降,已难坚持创作。他一直视我为知己,有诗联相赠,我们合作过近100首歌曲。1982年我们合作的音乐《儿歌五十首》由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被省妇联作为全省幼儿园教材,广受好评。时隔27年,他对我们从常州来看望他,格外高兴,再三叮咛我要不断努力,写出好作品回报社会和人民。这次非常难得的久别重逢,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好好聊聊。

郑老至今已创作了《青年飞马下山岗》等400余首歌曲。他还是研究我国侗族、苗族音乐的著名学者,出版了《贵州侗族音乐》、《贵州苗族芦笙音乐》等专著。1995年还应邀出席第18届太平洋科学大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侗族音乐》专题报告。

午后离开郑府时,我们一再祝福这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家健康长寿!

我读刘一闻

刘希涛

联及其草书,奔放中求跌宕,错落中见洗练,至柔至刚,风雅到极致。他以书入画,另辟蹊径。其画竹,则点画纵横,道酣蘅曳,左右进发,风姿绰约。他治印,趋向雅洁高古,博采众长而不受其缚,结合个人肺腑,自出机杼,在当今印坛上独树一帜。谢稚柳、王遽常、唐云、陆俨少、沙孟海、关良诸前辈用印多出其手。布什当选美国总统那年,“乔治布什之印”、“芭芭拉布什之印”,也系其刻。印坛名宿来楚生曾叹:“两京遗制,可窥一斑者,而今一闻是也。”

多年来,一闻从人生中感悟书艺,从传统中吸取营养。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品质之美,如梁绕三日不绝之乐吸引着他。他认为,书法首先是文化,体现在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以及诗、书、礼、易等古典哲学和文学的吸纳、融合和释放上。中国书法的各种书体,不论线条如何变化组合,如果骨子里缺少了文化,那就只能是一种熟练、机械的重复。

我和一闻虽系老友,接触并不多。我寄他《上海诗人》创刊号,一闻即书“梦笔生花”作贺。前不久,当他得知我钟爱“涛声依旧”四字时,即书此寄来,让人在赏心悦目其妙笔的同时,也为能结识这样一位重情义的书坛名家而暗自庆幸耳。



评如潮,但鲜有人知这首歌的作曲者。每当听到有人提及此事时,郑老总是恬淡一笑,轻声言道:“宋祖英唱得好,我很满足,我还不认识她呢!”

